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續兒女英雄傳 第五十回 謁禪師指明正路 刺欽差妄想癡心

話說那顧朗山他教安公子只消如此，做一個疑陣，好教那妖怪摸不著是怎樣個主意。「他那時又要防人暗算他的巢穴，恐蹈張七覆轍，又要沿路探聽，好來行刺。如今我用個虛張聲勢，指東殺西，或真或假，令人難測。乘這疑團未破之時，我好勾出功夫，去白鶴山冷泉禪院拜請高僧，親身前往，他萬不能逆料也。這疑陣怎樣布法，那可要用著人了。如此地是三府交界，打下公館，人所共知。如今離此地有一百里遠，是青州、泰安交界。那裡有個大鎮市，名雙流村。我而今遣下家人二名，兵丁十餘名，壯士一名，去那裡打下一個公館，門口並不貼官銜，卻告訴店主人說，是安欽差的公館。再於兗州、沂州交界地方一個大鎮市，往來稠密之處，無過殷家堡，在這地方照樣打一公館。還要於省城相近地方，打一公館。再命人外面傳言，說欽差有時在某處，有時回省，有時領兵去擒天目山白象嶺的賊。羊角嶺的和尚厲害，不敢去拿。如此一傳了出去，賊人打探回山報信，教他懷疑，又怕攻山，又想行刺，他必定要親自下山行刺。到了這幾處，虛無人焉，空費力氣。那時我等已去白鶴山過了，得了破他法力之計，然後暗地寄信省城，調齊人馬，大將有數員，再加周壯士去請郝、謝等眾，大約總有幾位來幫助。那時連褚、馮、趙、陸等不下十人，兵多將廣，又不怕邪術，那羊角嶺自然立破，張七與鐵頭陀也逃不到那裡去了。這事大約要半月功夫，方能奏效。現在東家改扮客商模樣，令褚、陸與鮑、畢二人相隨，私下動身，五人上路，先到鄧莊，再往白鶴山。晚生在這裡佈置，還要到三處公館中一走。每處安排遁甲奇門，好教他來則受困。令箭、印信第一要緊。昨日田大人差來一員巡捕，人甚誠實，晚生留他在身邊，到處保護。印信東家可帶去，令箭給我幾支，好到處調遣安排。凡此舉動，早已寫下細末原委信函，止須寄與衛中丞與田總兵一看，他們就明白了。這事機密，然而不怕漏泄，何故？我所注意者在白鶴山，非羊角嶺也。凶僧所怕者我攻山，他防我走冷著也。我不動，他空費力矣。他仗妖法，夜間行刺，我無人，他縱入室，白奔忙也。」朗山將這事和盤細說，安公子十分佩服。當下改扮行裝，做個客人模樣，僱了驢乘騎，次早動身。打聽此去二十八顆紅柳樹有四百餘里程途，沿路雖是小路，且喜僱得出驢，亦有鎮市可以打尖住宿。那安公子為了王事，說不得改扮客商，五人同行，每日走七八十里，尋個客店住宿。兩餐茶飯，止好吃些麵食而已。有時候連葷腥都無，也只好充饑，那裡還講究欽差的供應？在路行程，幸遇天晴無雨，路上竟無人認出他五人是欽差。那日離鄧莊止差三十里了，褚一官道：「我先告訴老翁，好安排住處。」安公子道：「一哥此去，千萬告訴他老人家，不要聲張，照尋常客人相待，彼此心照，不可令村莊中人知道是我，傳將出去，倘被賊人知曉，反為不美。」褚一官道：「我知道了。此番原是私訪，焉有露相之理？」說罷，上前去了。安公子四人隨後趕動牲口，直奔鄧莊而來。

且說鄧老翁自從打發週三去後，曾接安公子書信數次。就是攻破青雲山之事，他也深知。前日週三回來，又接一信，說的是鐵頭陀厲害，要請郝武等老弟兄再去幾位相幫助。老翁也曾與郝武、謝標、金大、韓七商議，請他們拔刀相助。郝武、謝標道：「講真殺真砍，我們還可以效勞。聽說那和尚專會用邪法迷人，憑你有多大本事，也不中用。這事倒得大家想個方法，第一要能破他邪術，就有把握了，不然徒去些人也不濟事。」謝標道：「我那女兒會卜卦，他說不久欽差要親自前來，那時必有機會，但不知她卜的課靈不靈？我等且靜候幾日，再定主見。誰去誰不去，這是要自己情願，不好勉強的。比不得兩下對敵，各顯本事，還可以有個把握。此去是與妖僧對敵，武藝雖好，也是枉然。諸位以我此言為何如？」九公與大家都道：「就依你令媛之言，靜候幾日再說。」大家說罷散去。

原來那謝瓊花天生的聰明，不獨武藝精通，如彈弓、袖箭，他都會用，百發百中，更能見書必讀，止要人教一遍，永不忘記。那謝標之妻，自幼識字，碰見這個女兒過目不忘，兼喜看各種星卜醫象以及兵書，他一覽就明白，真是天生成的。他最善卜的是大六壬，占斷吉凶，毫無錯失；他一心要想替父出來立些功勞，博個前程。適逢欽差要請他們去相助，他早已占卦決定將來大家都可立功，大小都有個前程。就是妖怪邪術難破，明中還好用穢物破他，暗地來行刺，真無法可破。據課象是欽差一到，即遇高人。他也猜不出高人是誰，日後方曉。這且慢表。

卻說欽差五人在路奔走，那一天已到鄧莊，褚一官先去報信。褚一官到了門口下驢，往裡而走，進到了二門內，有人看見，說：「褚姑爺回來了！」一官點點頭，直進上房。九公父女正在堂前閒說話，姨奶奶是在內房奶孩子。父女二人忽見一官，一齊問道：「你回來了麼？他們如今怎樣了？這裡郝家他們弟兄還未商量出去的人來，大約都是怕那和尚的妖法。」一官忙將欽差回來，不令聲張，要教外人不知，此來專為訪求高僧下山破法，細對老翁說明。老翁大喜，忙吩咐一切人等：「回來安少大人來了，你們不許向鄰舍外人說知，要瞞得緊。」

大眾答應。老翁這才親自出大門外等候。褚大娘子在裡忙端整酒飯菜蔬，又收拾房子。姨奶奶也知道了，忙出來相幫料理。不多一會，安公子四人已到，悄悄下驢。九公一見，要想招呼，又怕被人聽見，止得低聲叫應，拉了手往裡走。當有莊丁向驢夫問價付訖，趕驢的各自去了。安公子到了內堂，上前與九公行禮，見過褚大娘子與姨奶奶，彼此問好，說不盡那些客套，無非是些常談而已。敘禮歸座，送茶的送茶，不用說打水洗臉，然後才得說話。外面新來這歸元、國恩，自有褚、陸照應，在外面歇息，等著用飯。安公子遂說：「張七逃走，正在訪拿打聽，羊角嶺鐵頭陀忽有兩個人來投誠，說起那和尚妖法厲害非常，要破他法，頗不容易，除非拜求高人。如今姪兒此來，是顧師爺費了許多心機，設下幾處疑陣，才敢潛蹤而來。請問九太爺，可知在平縣南方有一白鶴山，山上有一冷泉禪院，住持著一位高僧，法號觀海，又稱靜一上人，說他年紀有七十上下。此人能知過去未來，法力無邊。因鐵頭陀妖法難破，他手下人來投誠，才指引這個所在。九太爺以為何如？請他下山行不行？」九公聞言，說道：「不錯，這人我前幾年就聽人說過。我是素來與那僧道不大合式，所以未曾去過。大概這山離此不遠，一日可到。此是要緊正事，明早我遣一官同認識路的人同你去走一趟。他既是有道高僧，你又是為國為民，不辭辛苦，親自訪求，他斷無不指你一條明路之理。若說要他下山幫助，止怕他不肯從命。」安公子道：「止要指示如何破得妖僧，遵他的話行去，也無不可。」

說話間，酒飯已齊，九公就讓他喝酒吃飯。安公子有事在心，飲了數杯酒，就吃飯，後忙請姨奶奶抱出兩個兄弟來，抱了抱，說：「越發肥胖了。」那姨奶奶又問起長姐好否，可惜不便接來久住。褚大娘子又問起京中金、玉姊妹常有信來否，兩孩子想必都好。安公子又請九公出外，喚那國恩、歸元參見。

那時歸元已改俗，裝做個長隨模樣。九公看了看，問了幾句話，稱贊二人道：「這兩人很有心機見識，日後必有遇合，不愁富貴呢。」二人忙請安叩謝，說：「多承老爺金言，但願仰托洪福，日後不致凍餒，就是福了，富貴萬不敢妄想。」是日下晚是褚大娘子端整的上下接風酒筵，內外飽餐一頓，一宿晚景無話。

次日一早，安公子起來，收拾行李。鄧老翁也是一早就起來，問明莊丁中有認識白鶴山路徑者二人，特命他引路前往。家中止有兩匹馬，安公子騎了一匹，褚一官騎了一匹，其餘三人與莊丁止好沿途僱驢。大家吃過早飯，就此動身，說定回來再見，因此老翁並不遠送，止送至門口而別。安公子馬上想道：「此去天晚，止好借宿廟中。但不知那高僧肯下山否，即或不肯下山，但教我破他邪法也就好了。一路心中盤算，不覺走了四十里程途，是一個鎮店。褚一官在馬上對公子道：「此間有客店，何不下去打個尖，吃些茶飯再走不遲。」安公子答道：「也好。」於是主僕等七人看了一座客店，大家進店。當有店小二出來拉馬，迎接入內，讓到上房坐下。不用細說，總不過是先臉水打來，然後泡茶，隨即問道：「客人們是打尖，還是住宿？」褚一官答道：「我們是打尖的上下客人，止要家常便飯，或面或飯都可，酒也要的。趕快拿來，我們吃了還要上路的。」店小二答道：「知道了。」忙出來向當灶的說明人數，照樣端整。不多一會，酒飯已齊，擺將起來，分上下兩桌，上席是安公子與褚、陸三人共坐，下席是鮑、畢二人與兩個莊丁四人一桌。登時飲酒的飲酒，吃飯的吃飯，那消半時，早已吃完。漱口洗臉已畢，算明飯賬，給了錢，

又格外給小二酒錢，然後出了店門，各人騎馬騎驢，往白鶴山進發。褚一官向人問道：「此去白鶴山還有多少路程？」那人道：「還有四十餘里。若要走小路，近七八里，不過路窄難走。」安公人道：「天色尚早，走大路罷。」於是大家或乘騎或步行，直奔白鶴山而來。這且慢表。

再說那山中高僧與冷泉禪院究竟是怎樣一個所在，先得表明。

原來這冷泉禪院在白鶴山半中間，廟宇雖不大，也有三十餘間房子，內中住著十餘個僧人。寺內有餘地百餘畝，在山之左右，僱人耕種，歲入可數十餘人吃用。山中還有果木樹，如春日之桃李，秋冬之柿子梨橘等類，也可賣價一二百千文，足供寺中香燈油鹽零星之費，所以寺內僧人止須在山修行，無須下山化緣求乞也。那方丈僧年七十五歲，號觀海，又稱靜一上人，自幼出家，曾游過五台、峨嵋，朝過南海、天台，是一個道高德重禪師，能知過去未來。那一天他人定時，早有土地神向他說明，今有安欽差親身前來拜訪，要求下山破妖僧邪法。那欽差不辭勞苦，在馬上奔走數百里程途，真是為國為民的一腔苦心。

禪師聽土地神所說，醒來口稱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難得他降尊忘貴，不憚艱辛，前來訪我，我必然助他一臂之力。但要下山，那卻不能。止消給他一封書，幾張柬帖，即可成功矣。」那和尚忙吩咐徒弟道：「快將客堂打掃乾淨，預備出上下六七人住宿的地方。」又叫廚房備下精潔素齋，要夠十人飲食。眾僧聞言，不知何故，一齊問道：「有甚麼人來寺燒香？莫非早有信來，約准日期麼？」老僧道：「非也，等客來，你等自知，不必細問。」

且不言廟中老僧已預知其事，也不言安公子在路行程，而今還要表一件閒文。卻說鄧翁送欽差動身後，忙來通知週三、郝武諸人，就將「欽差此次親到白鶴山訪求高僧，一路喬裝而來，此時瞞人耳目；不便令你們知曉，恐露風聲，等訪得破法之後，回來通知你們，奉約弟兄們多去幾位，好輔佐成功，欽差托我先為致意」云。大家聽了，不勝驚異，深服謝瓊花占卦果靈，安心等候欽差回來，再定誰人同去。這話表過，再接上說欽差了。

那欽差打了尖，重新上路，走到天將傍晚，遠遠望見一座高山，雖非峻嶺奇峰，卻也有百丈巖壑。但見樹木參差，路徑曲折，包著一團清幽之氣。山半有寺一座，露出七層寶塔。安公子問莊丁道：「此廟可是冷泉禪院麼？」莊丁道：「不是冷泉寺是什麼？天要晚了，快快前去罷。」於是催騎上山，不過三里之遙，已到山門口了。那時老僧早已遣座下兩個弟子，在門外等候迎接。兩個侍者已知來人是欽差，一見安公人下馬，二人分左右一齊都合掌道：「貧僧奉師命，在此迎接欽差大人，請大人寺裡請坐，家師在方丈恭候。」安公子聽了這話，心中驚異非常，心中暗念道：「果是一位活佛臨凡，可謂未卜先知了。」連忙還禮打躬，口稱：「學生特來參見尊師，怎敢勞動兩位師父遠接！尚乞引領學生到方丈，參見尊師。」兩位侍者於是在前引路，欽差等後面跟隨。越過大殿，來至禪堂。侍者道：「尊客且在禪堂中暫坐，止可大人一人同我至方丈，見我家師。」褚、陸等止得進禪堂中坐下靜候。安公子獨自一人，同兩侍者來到方丈門首。但見那老和尚早在門前站立，一見安公子，連忙合掌說道：「大人不辭勞苦，光降荒山，貧僧迎接來遲，多多開罪。」安公人道：「老師說那裡話！弟子久仰吾師盛德，今日幸獲晉謁，得瞻慈范，勝朝名山多矣。」一面說，已進了裡面。安公子登時下拜，老僧連忙拉住，道：「大人如此行禮，折殺貧僧矣。彼此不必拘禮，請坐好細談。」於是分賓主坐下，侍者隨即獻茶。

老僧道：「大人來意，貧僧早知。自古邪不能侵正，任他外道妖法，焉能成事？但趨吉避凶，先事預防，亦是正論。」

安公人道：「老師先見之明，不用弟子曉舌，可好奉屈下山，助弟子擒拿妖人，以正國法，救民弗國？還望老師慈悲。」老僧道：「貧僧素性喜靜，怕入紅塵，若要下山，萬難從命。若說破妖人之法，也不費難。大人既來此，何妨小住二日。等貧僧仔細詳參，代為一謀，書於簡冊，臨時翻閱，照冊中辦理，決無貽誤。然此非二日功夫，不能算定。大人屈駕荒山，暫住二三日，俟貧僧算好，書於簡冊面呈，與貧僧同去一樣矣。」

安公子聞言大喜，說：「謹尊師命，在此靜候，惟諸事騷擾清淨法門，殊抱不安。」老僧道：「大人不用客氣，所有一切住居飲食，貧僧早已命人安排好了。」於是吩咐看齋，請大人內客堂用齋，特命兩侍者相陪；從人自有知客管待。大家止好在寺等候，暫且不表。

要說那妖僧自從打發歸元、鮑國恩下山去後，三日後從前遣去的小卒二人回山報信，說：「曾到省城，正遇著請王命將餘虎、李如飛、黃豹三人斬首號令。一路打聽安欽差在三府交界地方打下公館住下，擇日要興兵出徵，並未指出何處，請令定奪。」凶僧聞信，尚不怎樣，張七聽見他三個兄弟都一齊號令斬首，直氣得怪叫，吆喝說：「氣死我也！」上前跪下，叩求鐵頭陀下山報仇。鐵頭陀道：「如今我下山行刺，不知他在何處。那三府交界的大鎮市，不過是環道村。我今先去環道村一走，再打聽消息。這山林內一切防守的人，一個也不動得。」